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五年前，我被单位领导安排负责单位工会图书馆工作。图书馆不大，藏书也就二千多册，每天来借阅书籍的人也不多，因此刚接手这项工作的我，总感觉不被领导和同事重视，失落之余，对这项工作也有些不热情了。

就这样，我浑浑噩噩度过了大半年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名职工带着她的女儿来图书馆借书。那女孩白白胖胖，挺可爱的样子。她说她在上高中，热爱文学，最近报了一个文学兴趣班，但才上一节课她就失望地要退班，因为那个班上的老师一上课竟对他们说：“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全是虚构的！”

女孩说得很激动，但我却一点话也插不进去，因为我之前根本没看过《瓦尔登湖》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，就只好默不作声。紧接着她又说起她最近看的刘心武续写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这本续书在他们班里热传，但她却不喜欢最后结尾——贾宝玉和史湘云结合了。

说实话，那时的我，连《红楼梦》都没怎么看过，更别说刘心武续写的《红楼梦》了，一时也不知该怎么接话，只能继续沉默着。她还想再说，但一看我的样子，便问道：“咦，怎么都是

图书管理员的小确幸

□崔汉婕 文/图



我在说，姐姐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这一问让我顿时慌乱无措，只得支吾着：“啊，我……我在听你说呢。”她听后眨了眨眼睛，不再说什么，但她的眼神却分明在质疑我：“你还是图书管理员呢，怎么对书籍这么无知啊！”

我羞愧得无地自容，自打那以后，我便开始努力阅读起图书馆里的书籍来，还边读边记笔记，摘抄书里重要词句和段落，同时理解每本书里的知识内涵。

这样的做法我一直坚持了两三年，对书籍的理解和鉴赏力有

了很大提高。这些提高也被最大限度融进了我对职工的服务中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上岁数的职工来图书馆，说她住的丰台区老房子要拆迁，她要随儿子去别的区居住，却很舍不得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，便想借本书怀念一下。我想了想，便向她推荐了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。她借走几天后，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语气激动地说：“我很认真地看了《城南旧事》两遍，里面写了很多我年少时经历过的事物，很真实也很亲切。特别感谢你给我推荐了这本书。”

还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伤病多年的职工，在他长期卧床日子里，他一直在看王世襄撰写的《锦灰二堆》，书中撰写的有关家具、书画等的文字和图片让他很欣赏。而当 he 得知作者是在忍受着左眼失明、右眼白内障情况下艰难完成了这本著作时，更让他鼓足勇气、坚定信念度过了最艰难的卧床时期。病愈后，他来到我这里借阅《锦灰三堆》。

就这样，在之后的几年里，单位很多职工都愿意来图书馆里借书，还说我总能为他们找到最合适的书。我作为一名工会普通职工，也感受到因服务职工而带来的微小但确实的幸福，体现出工会娘家人的职责来。



父亲年轻时的模样

□马海霞 文/图

母亲总爱数落我，像极了父亲：肩宽、体胖、皮肤不好、肿眼泡。母亲嘴里的父亲长得丑，我随他，自然我也不俊。但母亲转而又说，她的三个孩子都比她

从小就我在印象里烙下了丑父的概念，一点儿也不喜欢父亲。父亲爱梳背头，这是他一生标志性的发型，夏天爱穿白色旧跨栏背心，上面全是洞洞，裤腿不用挽，小腿肚子处全是褶子，那时我特别怨恨父亲裤子的布料，恨不得拿块熨斗熨平这些恼人的褶子。我不愿和父亲并排走，这样的丑模样，让我感觉非常没面子。

父亲长得一副老相，我脑海里父亲的音容笑貌都是他六十岁以后的样子，父亲六十四岁去世，因常年多病，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：头发花白、胡子花白、走路小腿无力，行动迟缓，下眼袋也浮肿下挂。父亲常呆坐在沙发上，模样是痛苦的。

我良心发现，多年走失的女儿情在病老的父亲面前回归了，

我目视着父亲，提醒他，该刮胡子了，该理发了。

前段时间，我重新翻找出父亲的照片，手机拍下来，闲来无事，用手指放大，猛然发现，父亲年轻时并不老相，也不丑，甚至还挺帅的。父亲和工友在车间的合影应该是保留下来的父亲最早的照片，三十几岁，虽然还是梳着背头，但仔细端详五官，那时的父亲真是很年轻，眉眼间透着英气，二哥和他很神似。母亲说，二哥在我们兄妹三人中长得最帅，最好看，人见人夸，母亲深以为荣。其实二哥就是父亲年轻时的翻版呀。

父亲不丑，只不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忽视了父亲的脸，当我开始关注他时，父亲已经老了。父亲的脸长得并不着急，只不过他的洞洞背心和满裤腿的褶子将他的颜值拉低。那年，他才三十多岁，在村办企业上班，下班还要下地干农活，上山采石头，换来的收入全都贴补了家用。我忘记了父亲年轻的模样，却从老相的父亲脸上，看出了一个男人的担当和对家人深沉的爱。

神秘的早餐

□王子华 文/图

二十年前，当我走出高考考场的时候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这次考得感觉也很理想。可是在回家的途中，我心里却有些闷闷的，总觉得有件事没完成似的。

刚到家，母亲就说：“刚刚你们班主任李老师托人过来，问你回家了没有。”母亲的话，让我忽然明白，那件没完成的事情是什么。我跟母亲交代了一声，转身便向李老师家里跑去。

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，但又不仅仅只是班主任。那时我家穷，母亲身体又不好，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不会让她起来给我做早点，然后又会把父亲给我吃早点的钱攒起来去买复习资料。因为长期不吃早点，中午和晚上同样为了省钱，吃得极少，使我在一次课堂上竟然因低血糖晕了过去。

是李老师送我去的医院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安慰都没有。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去医院的路上，生怕李老师搞什么募捐之类的。可是当时李老师这样平平淡淡的样子，我一边放心了，一边又有些失望。

自那件事以后，家里再也不敢让我不吃早点了，每天早上父亲去工地前都会给我准备好早餐，有的时候是鸡蛋面条，有的



时候是葱香煎饼，甚至还有我最喜欢的炒米粉。我因此称赞父亲像是一个老年的哆啦A梦，从来不做饭，却能将早餐做得这么好吃。父亲只是挥挥手，什么也没说。

直到有一天，早餐的餐桌上出现了三明治，我才开始疑惑起来。第二天我特意早早地起床，却亲眼看到李老师把一份早餐送到父亲手中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问父亲这早餐是怎么一回事，父亲这才告诉我，其实这么长一段时间来，早餐都是李老师准备的。“李老师说他家离我们家近，他家也要做早餐，顺带手的事……”父亲喃喃道。我不能责怪父亲，因为他每天的工作已经非常非常辛苦，我也不能抱怨母亲，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，但我的眼泪却忍不住喷涌而出。

李老师的早餐，我一吃就是三年，我们谁都没有说破，但每一天的早餐我都把它记在笔记本上，当我疲惫的时候，想松懈的时候，我就拿出这个本子看一看，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最不能辜负的人，便是李老师。

终于毕业了，李老师也终于不用再给我做早餐了。我家离李老师家不远，但我却跑得大汗淋漓，迎着李老师诧异的目光，我向他弯下了腰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“税务档案通”刘大姐二三事

□唐兴晖

她，业务精通、独当一面；她，醉心工作、责任心强；她，乐于助人、激情四射。提起她，无论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，还是一面之缘的纳税企业，无不交口称赞。“热心大姐”、“拼命三郎”是我们冠予她的昵称，爽朗的笑声、开朗的性格是她的标志。她就是平谷地税局征管科副科长刘金荣大姐。

2004年，地税局成立了税务档案资料室。回想起当时的档案室，一间大屋，一摆摆全局各部门送来的档案资料构成了它的全部，而且，没有工作规程、没有配套设施、没有足够人手，任谁看了都皱眉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刘大姐临危受命，愣是用很短的时间理清了头绪：档案管理制度上墙了，工作规程制定了，零乱的档案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了。面对逐渐步入正轨的档案工作，刘大姐没有满足于现状，为了方便各科室调卷、查询档案资料，

她又马不停蹄地着手实现档案信息化管理，经过180个日日夜夜的加班苦干，30多万条记录准确录入系统。

刘大姐有一个绝活，想查询一户企业的信息，只要说出计算机代码或企业名称，她就能准确地告诉你资料在哪个档案架的哪一层。这并不是说她的记忆力有多好，而是每一户、每一页档案都被她无数次地翻阅、整理、录入。12年来，108900卷案卷，90多万页档案资料磨糙了她曾经嫩滑的双手，鲜红的血丝布满了她曾经明亮的双眼。

现在，无论是稽查部门办案、一线税收管理员查询企业初始登记资料，都离不开档案资料室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逐步凸现出来。平谷局的档案管理工作在各兄弟分局中遥遥领先，多次获得市局领导的肯定。在辉煌成绩的背后，倾注着刘大姐多少心血和汗水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